

孟子正義

焦循著

目次

孟子題辭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九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五八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〇二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四八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五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二四〇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二七八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二七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五九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九四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三〇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四七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一六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一
孟子篇敘	一一七

孟子正義

焦循著

孟子題辭

正義曰。音義云。張鑑云。即序也。趙注有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

疏本或無之。趙氏。正義曰。按趙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

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書

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無業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丘石於吾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

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趙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

以爲功曹。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之。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取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又數爲貶議。致深毒恨。延熹元年。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岐違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

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

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闔門百口。勢能相濟。

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闔門百口。勢能相濟。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爲垣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

井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遣黨錮十餘。擢拜

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

諸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燎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

等所執。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

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日磾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

修官室。聖武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黨素行厲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國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置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遺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歆而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書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據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政為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編長半幅。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徵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稱稱題辭之義。稱述文辭。猶徵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以表其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總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就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子孟子。如荀子。故謂之孟子。

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鄒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鄒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鄒。魯之屬。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父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人作徐幹中論之士。樂賢者慕。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遺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鄒婁國。帝顓

孫之後。為魯所并。又言鄒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鄒。魯之屬。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父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人作徐幹中論之士。樂賢者慕。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遺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鄒婁國。帝顓

[illegible]

孟子題辭

188

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鄉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華折聞於魯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關本郭國。引劉蒼廟山記。鄒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澤山。左傳文十三年。郭遷於澤。郭瑛云。澤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柯家焉。此葬鄉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葬鄉之確證。且鄒爲孟子之縣。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雜莽。營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岸地城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又南馬鞍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唐子所生之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山之南。孟衍泰三遷志。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設鄒縣。而夫子之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二遷之教。正義曰。淑。華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柯之母也。號孟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地爲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地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其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往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者。前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必三鼎也。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開里志。薛縣游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之濯食哉。觀此言。則非齊恤可知。後人始因孟子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穢雜聞事。且去喪母五六十一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誠妄爲說耳。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嘗非所自主。舍安得稱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怠。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廣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穆公會尊禮子思。然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厲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一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不復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立三十二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卒於六十八年。孔子卒於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彌六藝。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建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爲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爲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爲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權。爲探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義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周

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

王大道。陵遲墮廢。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錢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頹。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權。將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敵倖爭權。蓋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有坐簞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揚倖注云。變。慢也。陳變。言邱陳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卽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陳夷。謂弛替也。墜。說文自都作陵。云

取城曰。應。篆文作。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應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

翟放蕩之言。以千時惑衆者非一。

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爲異已也而擊之。彼

亦以爲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咸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學。變神

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維持一家之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

家。持已之說。而以異已者爲異端。則固異端者。即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

之。則欲絕去禮學。象乘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

使放者。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孟子閔

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

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途徑微。正塗墜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旋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正義曰。說文水部云。逕。段也。元

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逕。故曰。逕。注云。底。通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

止而不行故爲。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旋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

甘泉賦云。據軒而周旋。李善注云。周旋。旋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遭既。辦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風俗通窮經篇云。辭於諸侯。所

言皆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然。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憲言以詒後人。

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遺。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大抵

聖人。卽爲怪迂。析辯義辭。以摘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顧

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正義曰。春秋繁露會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於是退而輪集所

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採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

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賈氏若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敬焉。趙氏往弟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又都子。充虞。徐辟。萬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子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商誘往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辭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諸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卿卿諸君所言。景子莊暴傳子買懷子王驪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

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奎經刪去趙岐山毛扈手校。何圯瞻云。毛斧季從其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往用肝郡重刊廖氏奪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幹略。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敘。於是盡心之事。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句指。亦拾綴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僞。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往孟子文。與今本不益。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具本考云。趙往孟子。三年乃成。謂可縮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錄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版字。得毋有後人所屬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八字。萬章共五千一

檢。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親不上於祿。注云。祿。交領也。祿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澣足下之袷。注云。袷。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矣。小兒擁明領。則即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衽。領正方直者也。註訓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蓋名曰襟。王肅云。袷。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衽爲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爲領人之一身。內則襟之以喉。外則袷之以領。謂論語爲六藝之總領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正義曰。衞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謂毀之使情隔。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宏。大常滿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殊烟。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頹窮。通篇云。

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展齊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劉昌祥蘆相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荀氏翻考異云。趙氏不爲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爲本。外書悉以廢闕。致有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藏錄說。必不足爲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載有梁蕭母還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蕭母氏多出二卷。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實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爲一。辯文爲一。說孝經爲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定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

非外書本義也。周氏廣義孟子應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羅攢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述禮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羅攢其文。至若列女傳羅攢之數。韓詩外傳羅攢殺殷。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取周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關時子注。友人吳憲板行。丁本為之修嚴甚詳。顧屬偽托。概無取焉。按關時子相傳以為劉貢父。此書前有馬廷賢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況此又屬之尤者乎。顧氏與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正義曰。史記秦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經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殺殷。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儒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也。逢行往往繫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盡。諸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趙氏顧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燔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時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正義曰。王應麟五經圖義說云。戰國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傳曰。揚墨不亂傳儒。則孟子之傳不虛。劉向傳記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趙起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傳。則無所不傳矣。說文解字引傳曰。尊食盡。詩邦風正義引傳曰。外無廢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死者。所惡有甚於生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正已而物自

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所解研室答問云。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論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按趙師劉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置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韓生作此

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殺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訖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卽白虎。屬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樂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鄭陽引不合恐不宿銘。終軍引枉尺直尋。倪瓚作金聲玉振。王褒引韓嬰公輪。賈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淑引綠木交魚。郭曄言發其君所不能爲處。量君所不能爲處。獨衍言誠食。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擣杵奉秋。崔駰言登臨樓廈。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傅燮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方言云。據。取也。陳宋之問曰據。說文手郅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席。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情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正義曰。闕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歲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生卒出歲年月。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生爲鄒人。卒當是魏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

孟子世雖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已酉。卒於魏襄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魏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而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一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五百一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尙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往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繼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撫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何問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辭得自何人。至東觀漢記。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

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會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傳西令。建初
爲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爲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
高誘曰。氏春秋後。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所傳。建初十年。薛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
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
趙氏卒於建安六年。年已九十餘。是誘爲趙氏後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向孟
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不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昭嘗撰稱名。畢氏阮騭名
疏證彼注。亡。後漢書經籍志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
守劉昭注。亡。後漢書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
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昭。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博士北海劉昭。
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昭所作稱名。信多佳者。程乘傳。言乘避亂交州。與劉
昭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昭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乘避事鄭康成。避亂
交州。與昭考論。綜博通五經。其後士變乃命爲長史。然則程乘薛綜與劉昭在交州。乃士變爲交趾
太守時。變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乘綜俱已爲權所得。是其師事劉昭時。仍遠在建安十五年以
前。乘爲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乘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乘當卒於登前。自
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乘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二年。
其師事昭蓋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爲漢地。劉昭爲漢人無疑。士變附孫權時。昭蓋已
前沒。何也。乘綜繼會以其名儒而禮敬之。况所師事者乎。或謂昭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爲安
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歸。非南安之誤也。劉昭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昭注見於史記漢
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尙可
考見。呂氏春秋至虛篇。人主無不惡暴虐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爲暴劫之政也。孟
子曰。惡惡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論大篇。已成仁義之道。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軻
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厲賢。注云。魏嘗爲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
民爲天子。慎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厲賢。注云。魏嘗爲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
吾人以垂捷之。假道于虞以伐魏。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亡號。
誤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一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賁子。不在
數中。當染篇。湯桀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
則疾無由至矣。注云。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閑
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人。雖則觀其所履。注云。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
故觀其所履。用衆篇。令使楚人長乎我。我人長乎楚。則楚人我言。我人楚言矣。注云。孟子曰。
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官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喑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樓室篇。魯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
無遺。得民哉。注云。所談國之民。瞻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微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

食壺漿以迎王師。養爲後手。此之謂也。關公篇。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鐘擊之牛者也。開者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後魏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強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魏惠王。以齊王發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何篇。魏惠王將。申。魏惠王之大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更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晉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成。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亂。關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也。又中主以之。陶陶也止善。賢主以之。陶陶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惠王。出諸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懼。何能決參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之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幾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似真謂。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釵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調。今夫毛鷄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鰥鰥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調。故掘劍鋒以蔽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闕也。繆稱調。當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衆人而用之。齊俗調。豈必鄉魯之禮。注云。鄉。孟軻邑。說山調。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倪論調。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之。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故時書孔子之意。憲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虞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德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威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故曰有亡形也。又故額則粹父。稅則名君。注云。孟子。魏惠王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鐘擊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

敗於馬陵。太子死。應侯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往云。孟子曰。子喻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猶受子喻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秦策。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七人而問曰。提賢對曰云云。往云。姚賈譏周公諒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余生西也。其詞詰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窺見其概。故正義引高氏呂氏秦魏淮南子往爲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正義曰。趙氏爲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潁川。後漢屬京兆。解理也。文選東都賦。漢祚中。缺注引國語賈注云。作位也。史記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解夫論志氏姓云。秦陶事舜。其子伯翳。能辨百姓以佐舜禹。授嗣焉。舜賜姓嬴。後有仲衍。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歷來季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爲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趙靈王。趙世之先爲列卿諸侯王。少蒙義方訓涉典文。正義曰。傳稱其地原。出帝顓頊。故尋其不祚。有自來也。李賢注云。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戰。往引決錄注云。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並書。襲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卿何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其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毅。棄官營喪。趙毅。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欲有所私授。戰輒堅拒不應。官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懷懼。而戰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戰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即與校同避難者也。從兄襲。三國志關羽傳云。引襲略孫寶傳作趙息。息襲音同。息即襲也。云唐衛弟爲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思呵廊下曰。虎牙儻如屬城。何故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衛弟願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勸外爲市買。息又啓曰。左衛子弟來爲虎牙。非備選。不足爲特許。宜國中金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餽謝尹。息又勸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隱記爲隱乎。曉乃還之。又不得即令報。衛弟皆知之。甚悉。欲結誼。因書與衛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唐衛爲詔徵仲臺。遣歸。途經中都官及郡都督。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何問。變姓名。又轉詣北海。著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遷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兄弟族屬可考者。附錄於此。

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入祕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瘳。何勤如焉。正義曰。年述離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上綱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則趙氏年九十四卒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薨也。壽也。屯蹇。皆難也。列子篇問篇。

